

那年夏天，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本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我却变得闷闷不乐。

一切只是缘于这次高考我发挥得很不好，本来以为自己肯定能够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想不到收到的却是一所农业大学的通知书。我也变得性情古怪，我知道这么多年寒窗苦读后收到这样一张录取通知书意味着什么，一向开朗的我变得沉默寡言，在家里也是一言不发，甚至为了一点小事我也会向父母发脾气，而在此前，我却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

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挨过去的，反正家里没了以前的欢声笑语，母亲总是顺着我的心意办事，不想让一丁点小事再来刺激我浮躁的心绪，父亲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与我聊天说笑，而是只顾早出晚归忙于工作，甚至还在读初中的小弟也一改往日调皮的习性，闷头坐在家里看书写字。但家里的静寂更让我的脾气日益火爆，我甚至感觉这

一个人的包袱

世界一切都不再美好，仿佛世界的末日就快来临。在我将要到学校去报到的前几天，母亲好说歹说才把我劝到室外去走动了一下。的确，这么多天了，我一直把自己闷在屋内，那份落魄与寂寞也是挥之不去地陪伴着我，我甚至忘了外面的鸟语花香，忘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亲情冷暖。就在小区的公园里，我碰到了邻居老邓，他正在那儿的一些简易健身器材上锻炼。对于这个老邓，有时我也觉得老天对他不公：本来好好地办着一家私营企业，却被人狠狠地骗了一把，企业只好关门了之，但厄运却远远没有离开他。就在去年，他还遇到了一场车祸，从此落下了个残疾，而他的两个孩子正在读高中，生活的压力更使他家不堪重负。

老邓远远地看到我却是一脸笑容，我不禁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竟不知不觉地问他：“你对你自己的处境难道不觉得

悲伤吗？”老邓一怔，旋即便明白了我的意思：“有什么好悲伤的啊，人快乐地活着才是重要的。”但老邓的话并没有使我满意，我依旧不依不饶地问道：“你真的很开心？”老邓这时却叹了口气说道：“我也曾经有一蹶不振的时候，我也想过去世，但我不得不把心中那沉重的包袱放下，因为我的包袱就是我们全家的包袱。”

老邓的话使我如醍醐灌顶，生活总会有坎坷与不测，每个人也总会不可避免地背上一些生活的压力，但因为有你背着包袱不肯放下，还会有许多人都感受到它的压力甚至付出代价，而在这些人

中，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回到家，我不再把心里的那些不愉快发泄出来，因为我觉得一切总会过去，等待着我的未必不是好的。而因为我的笑脸，我也在父母的身上看到了那久违的笑脸，家里多日的阴霾一扫而光，又有了欢声与笑语。

原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往日的忧郁只是缘于本来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包袱却重重地压在整家人的身上，只有主动放下我身上的包袱，才能给全家人卸下那份不属于他们的负担。



喝酒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快事，对不喝酒的人来说是没有这种人生的体验。

而我的妻子偏偏不会喝酒，滴酒不沾。她不喝酒也不许别人喝。结婚时她对我说，不可抽烟、喝酒。我烟是不抽的，但酒不能不喝。不饮总感到不爽。虽常常遭到妻子的嗔骂，但根本不当一回事。再主动做一些家务，妻子的气也就消了。

我常常偷着买两瓶花雕黄酒放在橱柜里，说这是烧菜用的蒙混过关。单位里发的整箱啤酒，妻子看到以后“有苦说不出”。饭局归来，妻子闻到了酒味，也无可奈何。春天我用杨梅浸酒，得到妻子的赞同。因为这是家庭常用的土方，家庭备用药。结果这酒都让我喝了。红酒对心脏有利。偏偏我妻子心脏不是太好，我常常苦心婆心劝她喝点红酒，她也欣然应允。同饮时，红酒的大半瓶都被我贪喝了。我不幸摔跤骨折，用西藏的雪莲浸酒，妻子也不反对。上了年纪的人，免不了腰酸背痛，冬天喝点黄酒暖暖身子，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妻子是明事理的人，也就默认了。

我明的暗的不断地喝，酒量越来越大。白酒、黄酒半斤八两都不在乎。为了酒瘾有时和妻子脸红。一晃年近花甲。去年体检，身体各项指标发出了警告，尿酸偏高，特别是血压增高为150/90mmHg，达到1级临床诊断水平。妻子急了，心平气和好言相劝：尿酸高的人忌饮酒，尤其是大量啤酒，妻子还特意为我买了一个血压计，经常给我量量血压。家中的菜也以清淡为主。有妻子管着，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喝酒由每天改为每周，酒量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年以后，身体各项指标达到了正常水平。我和妻子特别感到惊讶的是血压居然降到了128/84mmHg，达到了比较理想的境地。我高兴地对妻子说这可是你的功劳啊！如果继续纵酒，心血管疾病就会接踵而来，后悔莫及。现在我照样饮酒，但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少为贵，以好为上。或啤酒吃一罐；或药酒喝一杯；或五粮液吃一两；或黄酒吃二两，遵守健康饮酒规则。适量的饮酒有利于健康，既可舒筋活血，又可防病治病，延年益寿。节日，妻子、女儿与我同饮，平添了一份天伦之乐。

一次陪妻子逛商店，妻子指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名酒对我说：“要不要买两瓶泸州老窖。”我笑着说：“这太好了！”“也来两瓶红葡萄酒？”妻子笑着说：“我俩都成酒鬼了！”笑声在柜台上跳跃。

是一位壮士在弹奏。那长笛呢，在哪儿听来好？最好是江南的梅园，梅花开时，暗香浮动，若此时有人

听乐遐想

在园里吹笛，那绝对是个中的痴者。笛，宜远听而不宜近观，那一缕笛声传来，或悠扬悦耳、或婉转凄美，在笛声里，仿佛看到有游园的佳丽，环佩叮当，莺声燕语。让人想到昆曲的《游园惊梦》。短笛最好，牧童归来横牛

与妻子碰杯

王铭庆

石浦，象山县依山傍海的一个古镇。长长的海湾，静静的海水。一列长岛与其隔海相望，正好形成一道天然防波堤，挡住了东海的波浪与喧嚣，围成一个宁静的港湾。

小镇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虽历经千年风霜寒暑，社会更替，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纯净的生活，独特的风俗。贯穿全镇的一条长长的石板路，犹如小镇历史的走廊，浓缩着小镇的历史变迁、人情风物。徜徉其间，有如走进一个个蕴涵丰富的故事，一页页历史画面在眼前徐徐展开。感受的是石浦，而唤醒的却是你失落的童年记忆。

石浦的温暖，来自于它古朴的氛围，和它负载的历史文化。小镇的格局与传统建筑保存得很好，各种店铺、手工作坊旧影依然地分布于街上，只不过略加修缮，修旧如旧地供人们参观。穿行在这些地方，触摸着古旧的实物，恍若时光倒回。

在石浦，你可以看到先民出海的渔船、捕鱼的工具，你可以进到清末民初的药铺、茶馆、当铺，见到美丽的盘花纽扣工艺，甚至亲临当年曾毒害过石浦人的鸦片烟馆……一切都那么真实地还原着历史，并通过这些沉寂的实物讲述着石浦的过去。然而，这只是石浦历史的表相。真实的石浦，情感的石浦，历史与现实的石浦，是祖祖辈辈传承在石浦人心中，不曾改变的对大海的依恋。常年与大海

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短笛随意，最宜在乡下的柳荫里赏玩，和一二童子，狭邪逗趣，任那黄鹂鸟儿，在枝头聒噪。说到柳林，就想到故乡的竹林，悬泉飞瀑、翠鸟幽鸣，在这样的地方，最宜古琴。所谓“手挥三弦，目送归鸿”，是多么惬意的景致。这时，就似乎不宜弹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及“长门怨”等，倒是山野樵夫的“渔樵问答”、“平沙落雁”更合这满眼的葱茏，听古琴要有怡然的心境，那若断若续的琴音，已抵不住尘世的喧闹。回头说到二胡，却总想到

有感于“贪官算账”

周德群

无疑，贪官徐波算的是一笔痛苦账、悔恨账。不过，这笔账已经算晚了。如若头脑清醒，未雨早算“得失”，清清白白为官，老老实实做事，便无此《何必当初》了。

其实，人的一生充满了得与失。面对得失，谁都需要反复权衡取舍。只是不同的“算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围绕党和人民利益的“算账”，算出的是高品位、高境界。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从自己工资中掏出钱来抚养两个孤儿，他算了一笔把孤儿培养成人成才对国家的贡献账，算得同志们点头称是。反之，专打个人小算盘，整天算着趁自己还在官位上如何多捞钱，势必会算蒙了头脑，算失了方向，最终陷入犯罪深渊而不能自拔。腐败分子成克杰、李真、徐波等人莫不如此。

了亲密接触，寻觅追捕鱼群的劳作，渔舟的孤独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使得他们的内心世界既沉静又丰富。世世代代的石浦人，在生活的磨砺中，已将这一切感受，凝铸成

栖息心灵的港湾

尹汉胤

了对故乡永恒的情感。当他们出海回到陆地故乡，他们就会将海上久蓄在胸中的思念、欲望释放出来，化为炽烈的情感，娶妻生子，构建新屋，燃起新的希望。年复一年，石浦人便在这离别、思念、期待、团聚中成长发展，建造着石浦的未来。

据说在石浦，每年最隆重的节日是开渔节。每年至开渔日，落锚港湾的大小渔船，都会张灯结彩、充满希望地开锚鱼贯出港，千帆竞发，直赴东海。那时节，大海是属于男人的，勇气与收获充斥着渔船。而石浦的家家户户，在那漫长的渔汛中，也开始了揪心的等待。石浦勇士的海上精神，在一代代石浦人身上承袭着。一个叫柯受良的石浦后生，虽3岁就告别家乡远赴台湾，但当 he 长成一个男人时，体内的石浦基因，使

现在，本市人口的平均寿命增长了很多。几年来，去参加的几次追悼会，逝者几乎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前不久，我又去参加一位终年93岁老友的追悼会。前来吊唁的亲

友中，有好几位也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有的拄着手杖，有的是被人搀扶着来的。仪式开始前，我与这些老人都坐在休息室里。等到追悼会开始，进入礼厅，我看到大厅中央放着一排椅子，让我们七八个老年人可以在仪式进行的二三十分钟里坐着。这样周到的安排，真好。

追悼会上的坐椅

『为争取宽大处理，我彻底坦白交待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通过财产清算，仅剩九十平方米的住房以避风雨，其实也家徒四壁了。我服刑期间及释放后的生活，还有赡养八十多岁母亲的费用，全靠我妻子每月千元的工资。假若我不犯罪，我还可以工作十年，退休后再活十年，这二十年工资、退休金可达六十万元。一反一正，经济上损失惨重……』这是因受贿一百三十六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原秘书长徐波，在一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大会”上为自己算的一笔账。

他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向往着飞翔。但并不是驾船，而是驾驶汽车飞翔。他这一飞就飞越了黄河、长城，成为了亚洲第一飞人。遗憾的是，正值盛年，他便离开了这充满诱惑的世界。但他的精神仍然赢得了故乡亲人的尊重，在石浦小镇一处旧居，我见到了他飞越黄河、长城的汽车、摩托车和他身着赛车服的蜡像。

如今的石浦，依然是那么安详宁静，依然是那么固执地操守着传统，平和悠闲地度着美丽的晨昏。就在不远处一座横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即将完工通车了。另一座连接象山宁波的跨海大桥也将在近期开工。两桥建成后，从上海到石浦驾车会缩短到三四小时的路程。这是喜还是忧呢？这只有石浦人有发言权。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石浦的确是一个好地方。如果你有闲暇和愿望，可以将心灵栖息在这里沉淀几日，沉淀去都市的浮躁，沉淀去心中的杂质；让心灵在大海的呼唤中苏醒，在海水的浸润中纯净。

相信我，那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的茶道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 文并图

料，这身装束引来浪人挑战。溜走吧，奇耻大辱。贸然迎战吧，死得不值。他决定去剑道馆赶学几招。死，也要死得有型！

剑师大感意外：“学死剑法？你是第一人！我免收学费。你是茶人，给我泡壶茶吧。”茶人于是澄心滤神，演示他最后一席茶道……剑师只见他渐入清朗、绝尘、无欲、神圣之境，惊极而叹：“有此等精气神，便是天下无敌的武士啊。”

茶人依剑师的点拨，从容赴斗。他神定气闲地缠头、围腰、举剑、亮相，有凌厉决绝的威严……浪人震慑，弃剑落荒而逃。

如果你有这种精气神，落荒而逃的便是困难！你体会体会吧，必可受用终身。

我爱听乐，常常幻想种种听乐的意境，觉得诸般乐器，都有它独到的魅力，让人心向往之。

就以本人激赏的这一管洞箫说起，是何等令人神往，苏东坡前赤壁赋赞曰：“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诉如泣，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番说场，道尽了洞箫的妙处——夫洞箫者，原来有这样深邃的意蕴。箫应该怎样去听呢？我想，最好是湖边，月下长亭，有一著长衫男子

